

海 默 著

突破臨江

作 家 出 版 社

海 默 著
突 破 臨 津 江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內容說明

這部小說是寫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第三次戰役的。全書以一個軍爲中心，從各級指揮員的周密部署以至戰士們英勇作戰，反映了中國人民優秀兒女的崇高品質與高度智慧，不畏困難，不畏犧牲的精神。

目次

一	行動開始了.....	一
二	揪住了尾巴.....	二
三	難忘的會師.....	三
四	鋼鐵的陣地.....	四
五	大軍向前進.....	五
六	敵後偵察隊.....	六
七	在觀察所中.....	七
八	爲他們復仇.....	八
九	就這樣決定.....	九
一〇	軍長和營長.....	一〇
一一	意志和智慧.....	一一
一二	在新戰術前.....	一二

一三	條件成熟了.....	100
一四	最後的準備.....	107
一五	箭已在弦上.....	119
一六	緊連在一起.....	149
一七	突然的情況.....	163
一八	最後一秒鐘.....	176
一九	新年的獻禮.....	264

一 行動開始了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太陽剛下山，從平壤開出來一台小吉普車，以一小時九十華里的速度，向東南方馳去。

戰爭以來，這條公路第一次這麼安靜。幾天前下了一場大雪，把美軍丟棄的坦克、卡車、屍體全部掩埋了；雖然有些砲口還從雪面上探著頭，但粗看去，會以為那是砍倒的樹幹。這兒，山蒙著雪被，河穿上冰衣，潔白的雪面上連狼和兔子的蹄印也沒有，一切都是那樣死寂；要找活動的東西，那只有在月光下輕輕搖動的樹影，和冰罅中滲出的細水。冬天聽不見鳥叫，唯一可辨的聲音是微風播弄著的松濤；如果把山河比成個休息著的巨人，那麼松濤就像他勻整的喘息。可是等這台汽車開過來後，一切全變了，它給一塵不染的公路軌上第一道軌跡，馬達激蕩起河川的迴音，枝頭積雪被震得刷刷地落下來。公路也像突然醒過來一樣，伸開了自己的長臂，把汽車送進深山裏。

汽車像四野馬向前飛奔，有時膠輪軋上了雪面下凍僵了的屍體，等這屍體被軋得翻過身來，露出胸前的美國軍徽時，汽車早把他拋到幾百米以外了。

這是一台美製的小吉普車，發動機的蓋上和車的兩側還塗着白五星美國軍徽，但車上乘坐的却是一位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軍長。車是二次戰役的勝利品，軍長因爲自己原來的吉普車被打掉了，有急事，臨時換用這一台。

『拂曉以前一定要趕到，曉得吧？』軍長對司機說。

司機立即換上一道閘，車嘎嘎地響着爬上了山。

風掃着浮雪，早把路面和山谷的界線抹平了。上面，大石峰探出頭來，遮得天空只剩一條細縫；下邊，雪坡上露出的落葉松梢頭，被雪絮掛連在一起，直連到深澗。可是司機並沒理會這些，他根據山脚就辨認出路基，他從距山脚一尺遠的雪面上開去，有意地繞過山崖邊的深坑，拐急彎，下陡坡，穿林叢，過窄橋，滑下冰凍的盤道，擦過立有「一」號和畫着骷髏路標的險角，並不減低速度；他又像在祖國的自衛戰爭中一樣，已記住了戰地上的每塊石頭。

軍長看看錶，又催他一句：『還要快點呀！』

『再快了危險啦！首長！』警衛員在車後面說。

『那個，你們負責。』軍長說完，扶着車前的把手，回到沉思裏。

司機沒吱聲，也沒回頭，却馬上搬到二閘，踩緊油門；只見車前的保險槓分開路面

的積雪，輪帶上的鐵鏈扒起道上的冰塊，飛雪揚開一條白煙，冰塊拋成一串白點，山峰向後甩過去，河川向後滾過去；這時，坐在車上的人會有一種錯覺：明明是汽車載着將軍向南進，却好似公路拖着江山往北走。

*

*

*

在軍部，副政治委員隋明倫等待伍必成軍長歸來已是第三天了。這三天中，最初他估計在這次戰役結束後，按作戰規律會有個相當時間的休整。可是最近的情況已迫使他逐漸放棄了這種想法；幾天來，西線敵人除了被殲滅的五個團十五個半營外，其餘部隊已向南逃竄，並且恰在這時聯合國大會上出現了個十三國停戰提案，而且有人在會外威脅說：如果中國軍隊越過三八線，就會招致第三次世界大戰。很明顯，這是有意地給美帝爭取喘息的時間。這論調實際上就是說，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不應反抗的，因為反抗就將招致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就使他不能不想起一個月來的軍事變化。一月前麥克阿瑟這位『穿着軍服的聖誕老人（美聯社稱）』，何嘗不是同樣以抵抗就會招致世界大戰這種口吻相威脅，企圖無抵抗的進入中國的東北呢？可是中國人民並不懼怕這些，而且出動志願部隊協同朝鮮人民軍迎頭把他打了回去。

經過這次打擊，麥克阿瑟還是沒有死心，接着又糾集了在朝鮮戰場上的全部兵力（約二十萬人）捲土重來了，他的視線又到了『江北岸（指中國大陸）二三十里』，並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發表了『結束戰爭』的總攻公報，而且把第一次戰役時允許其士兵在『感恩節回家』的諾言，改爲『聖誕節前回家』；他却沒料到由於朝中人民的堅決自衛，使他這次失敗得更慘，僅僅三天，他的『總攻』就變成『總潰退』，美國大兵再不幻想什麼聖誕節回家，而要考慮『自己生命能否活到聖誕節』了。

現在，敵人不得不承認『中國已是亞洲第一軍事強國』，承認『無法打勝這個戰爭』，當麥克阿瑟『一個人在東京第一大廈的六樓房間內拿着煙斗慢慢地踱來踱去（合衆社）』想不出辦法時，華爾街又玩出了這個新花樣。隋明倫想，敵人正千方百計維護這最後的一層皮，戳破他，紙老虎的原形就會全部顯露出來，爲了朝鮮人民，爲了世界和平，我們不會放過他的；休整，反而是敵人的希望。

可是要這樣，那我們就要追擊，儘管士氣沒問題，補給線却要拉長了，而且剛連續打完兩次戰役，部隊體力未能恢復，彈藥未及補充……不過，看來軍長此去接受的任務一定要落在這個難題上，於是他決定先通知各部要抓緊時間總結兩次戰役的經驗，並把部署調整了一下，這樣免得任務下來措手不及。

到今天晚七時，他接到了軍長自志願軍司令部拍來的電報，電文很簡單，只是叫命令東海部和南海部兩位師長於當晚趕到軍部。雖然電報上沒談具體任務，他却由此更肯定了自己的看法，就在軍長一路考慮作戰計劃的同時，他已在考慮如何爲這計劃鋪平道路了。

『所有的給養彈藥，暫時停發。』他用電話通知了後勤部長。

軍長的小吉普車繼續向前飛奔，穿過這條橫斷在朝鮮北部的小公路轉到向南直下的一級公路時，路面比剛才寬了兩倍，沿途也逐漸有了人煙。

現在雖然天剛擦黑，人們已經出來活動了。粗心的人也許覺得這一帶所有的村莊都已炸平；可是只要你注意一下那些破磚爛瓦上還冒着青煙，偶爾會有個婦女頂着一罐水從那青煙旁掀開一塊破門板走進地下去，那麼，你就會發現每股青煙下邊都有一家頑強的朝鮮住戶，他們是不管敵人如何炸也不離開自己的土地，儘管敵人把洞都炸翻過來，只要他們還有一口氣，就堅持着和敵人鬥爭。

就在這些地下室內，每到了天晚，婦女走出來去修築公路，青年繼續成班成連地參加軍隊，小孩成羣等在路口上對過往的志願軍喊着『滿塞！滿塞！』

這些情形只是從軍長身邊一閃就過去了。他的思路正像這奔馳的汽車，在尋求一條迅速取得勝利的道路，周圍情形他根本沒去注意。

再向前，車又鑽進一座深山裏，半小時後這座高山也遠拋在車後，在前邊出現了一個平坦的盆地。由於路寬了些，司機把車開的更快了。這時，向前看，公路就是一條白色的絨帶，它把汽車飛速地捲進去；往後看，公路上只留下兩條新的軌跡，和汽車中滲出的毛必魯油，在雪地上滴下的一串黑點。

軍長抬頭看看天色，三星西斜，已是半夜，他的錶也正指在十二點零六分上。天氣逐漸冷起來，車上的人只聽得夜風在耳邊嗖嗖地響，車輪在地上吱吱地叫，軍長的皮大衣和棉軍褲已被風打透，腳也凍僵，他只好束緊了大衣領子把頭掉向車後。

轉眼功夫，車又過了個小土坡，正要開下去，忽然前面閃起兩道火光，約有兩分鐘，轟！轟！兩聲巨響把車震得跳了一下，馬上山頭的防空警報槍一聲連着一聲地響起來，山前平原上空已高懸起三四十個照明彈，有幾個地方起了火。司機側過臉看了看軍長，想從他臉上找到是否繼續前進的暗示，可是軍長仍低着頭在那兒沉思，他知道軍長的脾氣，沒再問，閉上油門，鬆了閘，把車放下了山。

『飛機！』警衛員嚷了一聲，話沒說完，一朵黑雲迎面掠過，緊跟着在車前扔下兩

個汽油彈，前面道上一個彈藥車打着了。

『停住！』警衛員伸過手來拍着司機的肩膀叫了一聲。司機並沒停，反而加足馬力貼着樹蔭向前衝過去，汽車剛過，在它原來的位置上一個汽油彈澎的一聲燃燒起來。飛機、並不止一架，剛才一亮可能是發現了這台車，後面的飛機接着俯衝過來，飛得那樣低，幾乎貼着樹梢，機關砲打出一連串的火球，可是這時汽車反而停住了，等軍長下車一看，原來正停在一個房樞子的陰影裏。軍長走到房後，司機也趁空把風擋放下來。

『前面要過江了吧？』軍長回頭問警衛員。

『是！』

『走！』軍長立刻折回頭來又重新上了車。司機雖也跟着上了車，却回頭看着軍長，沒有發動。

『不要緊！』軍長指着手錶對他說，『再有二十分鐘，我們車到了江邊，他這一批照明彈就該滅了。』

車又向前開去，比剛才跑得還快一些，開到了五十多邁。剛才打着的彈藥車已開

始砰叭地爆炸了，司機決定從它的右側衝過去，以便用自己的身體遮蔽軍長一下。這時只見路旁的樹成排向後倒，大道迎面衝過來，車前放倒的風擋，由於猛烈的顛簸把細着的繩子磨斷了，因此，每逢車碰到障礙，就會把它震起來遮住視線，使得司機時常要欠起身來察看前面的道路。彈藥車近了，警衛員急得手足無措，忽然想起自己身上穿的大衣，他立刻脫下來送到軍長左側，正在這時，司機一立身，彈藥車已扔在腦後了。

車就這樣一股勁闖到江邊的一個小街上，一到這裏，果不出軍長所料，照明彈一個跟着一個熄滅了。

這裏，『街』已是過去的名稱，現在幾乎全部成了亂瓦堆，剛才的炸彈又把新近在殘梁上架起來的房屋炸着，濃煙裹成一團，噴向天空。

一會，車到了那個房前，只見一個婦女懷裏抱着一個，脊梁上揹着一個孩子，從火裏跳了出來，她大概是爲了搶救懷中這個孩子，却不知背上的孩子已被打死，她只知道用臉緊緊貼着懷中孩子焦灼了的面孔，却不知背上孩子染血的頭已經垂在她身後。

爲了穿過這敵人對我的空中封鎖區，軍長的車沒停，急馳到橋邊。

橋邊早擠滿了人，原來剛才他們聽到的兩聲巨響，是兩顆炸彈的爆炸聲，一個落在那個房上，一個炸橋末中，把公路炸了個直徑五丈多的大坑。現在人們已在填平這個坑

了。儘管飛機還在頭上盤旋，機關炮嘖嘖地打來，朝鮮人民仍抓緊每個空隙，從防空洞內爬出，搶修這條公路。此刻凡是經過這兒的人不會覺得路是用土修起來的，簡直是由人連接起來的，朝鮮人民是以自己的生命鋪平了一條到達和平的道路。

在軍長的汽車跑近坑邊時，一個朝鮮婦女正把頭上頂着的一筐土傾在道上。接着一個朝鮮交通兵吹了一聲哨子，把小紅旗向南一擺，車就從鬆土上軋過去。車過後留下兩道深溝，人們馬上又把它填平。

軍長看着這些景象，心裏很激動。在國內戰爭時他也曾走過很多地方，現在跨過鴨綠江，走到了另一個國度，同樣的經驗又重複地發生了。可見，不論走到天邊海角，只要是爲人民去作戰，到處有一隻巨大無比的溫暖的手撫摸着。這是千萬個母親的手，這是因血淚的經歷而產生出感激的微笑所激動着的手。

這些人，面孔雖然生疏，語言雖然不同，可是由於共同的命運和理想，在人們心裏無形地把國境的界線取消了，和他們在一起，就像一個母親所生的兄弟姐妹，大家搶着承擔起自己的義務。

車過了橋，在飛機第二次轉回來掃射時，車已到了江對岸。

過了江，已是該軍的集結地區了，軍長告訴司機：『開慢點吧。』他想看看部隊的情

況。

這兒情況和三天前已有了些變化。三天前軍長路過這裏時，戰士們剛從戰場上下來，給養沒運到，三三兩兩在地裏揀豆子，儘管空襲很頻繁，山溝裏仍有幾堆煮豆子吃的火，和抬着傷員的担架，這種景象混合着戰勝後的興奮情緒；有個別戰士把沒上繳的子彈打着玩，爲了這個，軍長曾停下車來問過：『你們的指揮員呢？』

現在情況已稍好一些了，戰士服裝已洗乾淨，也補的很整齊，運輸車輛有秩序的來往不斷，大路上已不見零星的部隊。

車出溝時，正有個單位因在進行夜間操作時暴露了目標，被敵機炸傷了一個戰士，營長在向大家講話：

『……我們的父母把咱們養活了這麼大，誰也沒有理由不愛惜自己，你們應該知道什麼時候要榮譽，什麼時候要生命，敵人還沒撤出朝鮮，老百姓還受災難，我們到朝鮮來爲的什麼呢！還要有仗打，可能更堅苦，誰也不能鬆了勁，說不定馬上……』

軍長聽了，回頭問隨他來的軍黨委秘書：『這是周起吧？』

『是！周營長。』

『好！』

軍長這個『好』字不僅是讚揚這位他所熟悉的營長，更主要的是從這活動中他看出了自他去接受任務後隋副政委所進行的工作；這工作使得周起這樣的幹部看出了這個新戰爭的規律，或者說他多少摸到了這個戰爭的脈搏，這使他感到很大的快慰。在軍長和隋明倫共同工作的歷史中，並非一開始就取得這種信賴的，但經過長期的相處，經過會議上的爭論，生活上的了解，如今他們二人就好像一隻船上划槳人和舵手的關係一樣，步調一致，充滿和諧。特別在這困難的時候，他更感到需要這種和諧的支持。

*

*

*

天將黎明時，軍長趕到軍部駐地。

這裏如果沒有戰爭，該是多麼美麗的風景區啊！密林披着素衣，山澗鋪着冰毯，赤松從那些奇石怪峰中長出，一夜的狂風摘去了它的雪帽，露出它多姿的身材來。

松樹是可以象徵着朝鮮人民的，你看它經過多少苦難吧！可是任憑日本人砍伐它去鋪設侵略中國的道路，美國人妄想燒毀它來打開亞洲的大門，它仍不改其英雄顏色，蒼翠綠，巍然而立。

爲了隱蔽，軍長從山脚下下了車，徒步沿着小溪向溝裏走。這兒山腰有個溫泉，所以溪水並未凍結，沿途噴着熱霧，蜿蜒而下。尤其動人的是借着溪水的溫暖使水邊還活

着幾根青草，成了這冬天中唯一的春天顏色。清晨的微風把熱霧吹上枝頭，使枯枝掛滿銀絨；熱霧飄過草梢，使青草披上霜衣。

軍長看見這些，就把一夜的疲勞忘記了，立時蹲下去撩了兩把水在臉上，然後又伏在溪邊把頭在水中浸了一浸站起來。警衛員早爲他取出手巾來，這條手巾是新從志願軍司令部帶來的國內慰勞品，還印着抗美援朝的紅字，他一邊擦着臉，一邊喊着『痛快』，他忽然變得像年輕人一樣活靈起來：

『警衛員，你告訴司機，叫他每天用這個水洗一洗腿子，這個水治關節炎哩！——喂！告訴工兵，掩蔽部門口再栽兩棵樹，不要砍，整個移過來，要活的。——還有，叫政治部派一個人來拿慰勞品，告訴他們是外國的！』

東海部師長王煥和南海部師長劉繼權，早在軍長返回前一小時到達了軍部。他們來到後，隨副政委算了一下里程，估計今晚軍長不可能趕到，就讓他們兩人休息。可是兩人心裏都很焦急，特別是王師長，人年輕漂亮，衣服上從來沒有一個褶子，看起來像個大學生，但性格却是火辣辣的，他總以爲副政委預先知道了任務，總想套他暗示些情況，因之，副政委的默不做聲使得他一直圍繞着副政委走着，走幾步提出個問題。